

紅軍不怕远征难

陈靖 黎白 著

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08989

822
7500

紅軍不怕远征难

陈靖 黎白 著

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1958年·北京

紅軍不怕远征难

陈靖 黎白著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

(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36号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总经售

*

850×1168 1/32 8 9/16 印张 196,000字
1957年9月北京第1版 1958年3月北京第2次印刷
印数76,001—126,000 定价(6)0.85元

內 容 提 要

一九三六年春天，中国革命的形势正是处在两个高潮之间。中央红军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率领下已经跋涉长征两万五千里，胜利地达到了陕北根据地。这时，红二方面军在任弼时、贺龙等同志率领下开始了伟大的长征。这是最末一批进行长征的红军主力部队。正因为是最末一批，它所遭遇到的困难也是极多的。这本书，就是描写在这一巨大的行动中的一个片断：一支红军的先头部队在通过云南、西康等地遇到的国民党军队阻挠、追赶，以及通过藏族兄弟地区和亘古无人烟的雪山所遭遇到的种种困难。

第一章

1

1936年春天，最后一批长征红军，前进到了金沙江的东岸——滇、黔、康三省的连接地区。

2

这里的早晨景色是变化万千、五光十色的。最高的山峰之上是万里晴空。碧蓝的天空下是一望无际的银白色的云雾海洋，在雾海中又露出大大小小的群山。这里，山茶花、杜鹃花盛开，“满山红”花在山巒的平坦处铺起了深红色的毡毯；花瓣上的颗颗晨露闪闪地发出比宝石还要夺目的光彩。

这是云南的翡翠般的春天，琥珀般的春天。往常，这里的山坡上，牧牛娃吹着尖亮的唢呐，采茶女唱着动人的情歌。今天，这里的山岳是沸腾的、喧嚣的。这里到处响着凌乱的枪声。尽管枪声在响，一队队的红军却不停地在山间道路上前进着。

山坡下的一座城镇还有零乱的枪声，但堵截红军的国民党部队和土豪的地方反共武装——民团都逃跑了。

镇子里倒着国民党兵的尸体，地上散乱地丢着枪支、弹药、衣服、银元和敌人来不及带走的大小包袱。

紅軍戰士們有的在搜索着殘敵，有的撿着槍枝彈藥。

三連連長李冬生——一個粗眉毛、大眼睛的青年人，正在指手划腳地喊着：

“把槍堆起來，留給後邊的隊伍！”

滿臉胡子楂的紅軍老炊事班長王大田跑過來，小心地瞧了瞧李冬生，站住了。

李冬生看着愁眉不展的王大田，便問：

“怎麼樣，有多少糧食？”

王大田搖搖頭，剛要說什麼，李冬生便大步走到他面前，問着：

“有點大米嗎？”

王大田嘆了口氣說：

“連長，一點也沒有。”

“蕎麥呢？”李冬生着急地問。

“也很少。”

“嘿，這些鬼土豪。”李冬生失望地說：“到底有點什麼？整個部隊要準備過江的糧食啊！”

王大田揉搓着手，又嘆了一口氣，慢吞吞地說：“吃火腿也行呵。”

李冬生發火地說：“又是火腿，火腿，部隊吃了三天火腿了。這東西能當飯吃么？”

“是啊，在蘇區那會兒，想吃火腿吃不着，這可倒好，都是火腿，我做飯也省心了。”王大田一邊搖頭，一邊嘆氣，順手撿起地上的一枝槍背在肩上，摸出了腰里的小烟鍋來。

李冬生反而笑了，從肩上取下一個包袱遞給王大田，說：

“老王，嚟，夠你抽一輩子的了。”

王大田接過包袱來，打開一看，立時喜笑顏開地說：

“‘白金龍’，好烟哪。連長，你又不抽烟，你要這個干什么？”

李冬生笑着說：

“白軍要送禮么！去，去，叫二田找指導員來。”

王大田小心地扎上包袱，還是抽上了小烟袋，高興地說：

“還用得着叫二田，我找去。”

“馬上請來！”

“當然，當然。”王大田背上小包袱，還謹慎地摸了摸，剛走了兩步，又回過頭來問：“連長，這些火腿怎麼辦？”

“都抬出來！”指導員張孟華恰好走到，朝王大田說了一句，就又朝李冬生說，“我也查看過了，除了火腿，還是火腿，誰叫雲南的火腿全國有名呢！”

李冬生皺了皺眉頭，瞧着張孟華嘆了口氣。

“老李，別小看火腿，在蘇區，咱們想吃也沒有。師里讓我們每人帶兩條，炊事員帶四條呢。”

李冬生忿忿地說：

“帶吧，帶吧，有火腿吃就餓不死人了。”

王大田站在一邊，看着他們說：

“搬么？”

“嗯！”李冬生哼了一聲。

“全連動手，搬出來放到大路邊上。”張孟華說着就要和王大田一塊兒去。

“老張，你算了，”李冬生一把拉住張孟華，埋怨地說，“你這個身體，少干點事吧！”

“又是身體，剛病了幾天，你老兄就掛在嘴巴上沒完了。”張孟華笑着說，“我還滿能扛四條火腿呢。”

李冬生沒有放手，威脅地說：

“你病了不是幾天，是一個多月。你垮了，我們就只好送你上衛生部了。”

張孟華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說：

“好，我不背！”

这时，战士们挑着担子，扛着筐子，抬着篮子，来往穿梭，只一会儿，大道边上的火腿便堆积如山。

李冬生阴沉着臉，朝剛好赶到的紅軍大部队叫着：

“师里的命令，每人扛兩只火腿！”

一个干部模样的紅軍朝李冬生說：

“你們前卫連真算不賴，除了搞火腿，我看再也搞不出点名堂！”

李冬生笑了：“怎么？你搞到点什么好东西？”

那个干部撿了兩条火腿，往肩上一搭，他笑着說：“連这倒霉的东西也沒搞上。”他回头朝行进的部队喊着，“每人拿兩条！”

每过一队紅軍，就都要各拿兩条火腿。部队如潮水般地走过，而三連搬运的火腿堆却并不显得減少了多少。李冬生看得都煩了，回过头来向着一个挑担子的紅軍战士王二田喊着：

“还挑不完？”

王二田已經担得滿身大汗，他將担子放下，把兩筐火腿往堆上一倒，一边擦汗一边說：

“狗土豪簡直是火腿脫生的，窖里的火腿還沒露出底儿呢。”

“真見鬼。”李冬生咕囁了一句。他一眼看見队伍中有一个战士空着手走过去，急忙叫着：“喂，同志，你干什么？你想特殊嗎？”

那个战士笑了笑說：

“我忘了。”

“忘的倒快。你不拿，小心挨餓呀！”

那个战士哭喪着臉，扛上兩条火腿，朝李冬生說：“嘿，我宁肯餓三天，也不想吃这种討厭东西了。”說着，扶了扶肩上的火腿，撒腿就朝行列里跑去。

張孟華坐在火腿上，笑着說：

“天底下什麼古怪事都有。除了火腿，就找不到糧食。”

“要有一碗大米，我出一百條火腿和他換。”李冬生搭訕着說。

忽然，一匹馬奔馳而來。紅軍通訊員在李冬生面前跳下馬來，朝李冬生敬了個禮，說：

“師部命令你們馬上出發占領魏家寨。”

李冬生興奮地抓住通訊員問着：

“小鬼，你老實地告訴我，是不是還有強渡金沙江的命令。”

通訊員眯了眯眼睛，得意地說：

“有。師部還正在起草，政委叫我別等命令，先來命令你們，難道你們不聽我指揮麼？”

“誰敢不聽師部通訊班政委指揮呢！”李冬生開玩笑地打了通訊員一拳。又問：“是不是全師都要通過魏家寨？”

“整個軍團都要經過那里，那是過江的口子，完不成任務，殺你們的頭。”

通訊員匆匆忙忙地想要走，李冬生一把抓住他，用手指在通訊員鼻子上一刮，又從口袋裡取出兩排子彈，塞到通訊員手裡，笑着說：“小傢伙，你還保守秘密呢！”

通訊員接過子彈，高興得跳起來，躍上馬去，朝李冬生說：

“連長，我可什麼也沒有說呀！”

“去吧！”李冬生威脅着：“再慢一步，要你扛上四條火腿。”

“謝謝連長，我吃夠了！”通訊員一磕馬蹬，撥過馬頭，朝來路飛馳而去。

張孟華這時走到李冬生面前說：

“老李，馬上出發吧！”

“對！”李冬生朝背了一筐火腿走過來的戰士張娃說：“丟下這鬼東西吧，通知大伙兒，在這裡集合。”

張娃放下籬筐，喘了口氣，高興地問：“連長，出發么？”

李冬生笑了：“你還想扛火腿？”

張娃也笑了，拔腿就跑。

“張娃，”張孟華喊着：“到土豪家，告訴給老鄉們分東西的孫英，別把她給丟下。”

李冬生這時候是滿心愉快了，他瞧着張孟華，笑着說：

“看，火腿把我腦袋都弄昏了，差一點把咱們政治部的宣傳員給丟到土豪家了。”

張孟華笑着說：“你忘了不要緊，政治部找我們要孫英，拿你頂數好了。”

“我？”李冬生搖搖頭，“大老粗，不會宣傳，不會唱歌，不會寫標語，宣傳隊要我干什么？給他們當挑夫還够資格。”

這時，三連的戰士們都跑來了。

“你們也都扛上兩條这家伙。”李冬生自己扛了四條火腿，站在那裡。

等戰士們都帶上了火腿。李冬生揚了揚手說：“出發！”

三連立即以極迅速的步伐在大路上走起來，他們越過了走在路上的其它連隊，不停地前進着。

王二田在行列里追上了王大田，塞給他一個口袋。

“什麼？”王大田莫名其妙地看着他的弟弟。

王二田悄悄地說：“好容易搞了點大米，留給指導員吃吧，他那個身體……”

王大田擲了兄弟一拳，笑着說：

“我的好兄弟，你真給我做了好事啦。老讓指導員啃火腿，比啃我的心還難受。”

張孟華背着兩條火腿，走過來問：

“你們哥倆嘀咕什麼？”

王大田急忙笑着說：

“还能嘀咕什么，商量这些火腿怎么吃法呀！”

張孟华还没有說出什么来，王二田猛然間搶过他肩上的火腿，連头也沒回，就朝前边跑去了。

張孟华摇摇头說：

“你們哪，真把我当成病号了。”

“走吧，走吧，老張，有什么意見，到了魏家寨再說。”李冬生走过来，朝張孟华笑着說。

3

黃昏。太阳退到山巒頂上了，天空中一片火紅的云彩，照耀着的山嶺很象是披上了一件淡紅色閃着光的战袍。这里的山巒是沸騰的、喧囂的。山間的小路上，有一队队的人在前进着，这些队伍之間，都飄揚着一面面比晚霞更紅更鮮艳的紅旗。

山路上的队伍很多，一个連队紧跟着一个連队。他們走得飞快，一股勁地从南往北急插下来。随着行列的行进，傳出許多熱鬧的声音：

“跟上！”

“別插队！”

还有此起彼落的歌声，有人走滑了脚的跌倒声，偶然間的笑声，間断的战馬嘶叫声，加上并不整齐的脚步声……就足以震蕩了这座平靜的、缺少人烟的大山谷。

紅軍大都穿着藍色軍裝，头上戴着八角頂、長帽沿的軍帽，帽子上綴着紅布剪成的五角星。腿上大都扎着裹腿，脚上穿着布条子扎成的草鞋。他們都肩扛步枪，身背背包，面容显出疲劳的神色，不停地前进着。

从行列后边，走过来一个年青的紅軍，他是政治部的青年干事何强。他穿着合体的軍裝，軍帽上的紅五角星上还蒙了一張玻璃紙，腰間扎着一條淺黃色的軍用皮帶，肩上斜背着一個挎包，挎包上边扎着一床藍緞子面的夾被，迭得方方正正，和挎包大小一樣，夾被上还罩了一張米黃色的油布。右肩上斜背着一只二十响匣槍，槍柄上系了兩條長長的紅穗子。背上斜背一把雨傘，雨傘是套在一條藍細布套子裡的。他腿上打着上下一般齊的魚鱗式的裹腿。赤腳，穿着一雙織得極細的滿耳草鞋。他是一個極為年青、漂亮的，紅軍里特有的青年。這時候，他滿頭大汗，以飛快的速度在隊伍中穿插而過。

何强越过一支队伍，和一些战士說笑几句，又越过一支队伍，又招呼几声，便迅速地赶到队伍的前边来了。正当他还在朝前赶的时候，就听见身后有人喊着：

“何干事，等一会儿！”

何强站下来，回头一看，一个背着綴有紅十字挎包的小个子紅軍正插着队伍，向他跑来。这个人也是滿頭汗水直流，瞪着兩個大眼睛，滿臉着急的样子。

“小蔡，你調到哪里去了？”何强抓住了跑得气喘吁吁的卫生員蔡家珥，笑着問。

“能調到哪里去，还在三連啊，”蔡家珥解开挎包上栓着的毛巾，擦了擦头上的汗，問着：“何干事，你上哪里去？”

“前卫連！”

“就是我們三連当前卫啊！”蔡家珥摇摇头說：“今天赶不到了，都是盤山道，天都快黑了。”

何强看着蔡家珥，想了一刹，便問：

“剛才我在师里听說三連要急行軍占領魏家寨。”

“魏家寨还远吧？”蔡家珥問。

“还有好几十里。快走！”何强和蔡家珪，加快了脚步。

忽然間，前边的队伍中叫嚷起来。何强連忙赶上問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“抓住个民团。”一个战士一手持枪，一手抓住个人。

何强看着这个人，一身破旧衣服，白帕纏头，直勾勾地瞪着眼，一声不吭地被綁在那里。便問：

“你是干什么的？”

“他是民团！”还是那个战士說。

“你說出来不要紧。”何强和和气气地說。

那人只是不吭声，臉上毫无害怕的神色。

“你叫什么？”何强問。

“阮繼平。”那人吐出了三个字。

“从什么地方来？”

“魏家寨。”

“什么？”何强急忙又問：“魏家寨到了紅軍沒有？”

阮繼平摇摇头。

“你是民团兵么？”何强又問。不过，这时何强心想，凭阮繼平这么个种庄稼的样子就算是民团兵，也不会是情愿干的。

阮繼平却盯着何强的臉，不回答了。

何强笑了。走近阮繼平，拍了拍他的肩膀，和气地說：

“阮繼平，你是民团也好，不是也好，我放了你。回到村里，告訴你們的人，就說紅軍大队伍来了，投降受优待，頑抗要吃亏。”

阮繼平默默地听着，靜靜地讓何强給他解开綁在胳膊上的繩子。

何强一边解繩子，一边說：

“老板，紅軍信得过你。紅軍和穷人是一家。我看你是个受苦人，放了你，就算你是民团的兵，也凭你的良心了。”

阮繼平被解开了。

“去吧！何强朝阮繼平的肩上又拍了拍，点点头說。

阮繼平看了何强一眼，头也沒回地走了。

“我們快赶路吧！”何强瞧了瞧蔡家珥。

“何干事，你放他干什么？”蔡家珥怀疑地問。

“是啊，捉住他的时候，这家伙正爬在山石后边偷看呢！”那个战士应声說。

何强边加快了脚步，边說：

“没什么，就算这个人是民团，也赶不上我們了。明天，我們就过金沙江了。”

4

离紅軍行列十几里地的山下小树林里，有三四匹馬栓在树上。林子里坐着几个人。为首的人身穿綢料長袍，腰間扎着一條極寬的布帶子，帶子上斜插了兩把駁壳枪。下边是白綢料褲子，黑色長筒馬靴。头戴一頂英国制的礼帽。这个人高高的身量，瘦瘦的臉，从右太阳穴伸到嘴角，有一条紫紅色的疤痕，一对烏黑閃光的眼睛里流露出惊疑不定的神色。他身旁是一个高大魁梧的同样打扮的人和兩個普通裝束，身帶駁壳枪的人。他們都默默地坐在林子里，惶惶不安地朝林子外边張望着。

那个大个子眼看着林子外边，嘴里說着：

“大哥，咱們的队伍不在眼前，康委員又請你开什么鬼会。眼瞧着紅軍夺了寨子，把咱們挤到这个鬼地方，連周圍有沒有紅軍都摸不清楚。真見鬼了。”

被称为大哥的人掏出烟来，抛給大个子一支，沉吟了一下說：

“老二，你們坐着，我看看风去！”

“你？还是我去吧！”大个子抢过来說。

“算了，”这个脸上有伤疤的大哥站起来，摆了摆手說：“这个时候，誰也一样呵！”說着，他迈步走出林子，朝小路上走去。忽然，他看着前边，怔了一下，連忙將兩支駁壳枪都塞到怀里，按平了，打了打身上的土，装着若无其事地小路上走着。

迎面走来了何强和蔡家珪。

何强看見了小路上的这位穿長袍的人，就喊着：“老板，老板。”

那个人站住了，看着何强，陪笑着：

“您是……有事么？”

何强走近了，看着这个人的装束和長相，皱了皱眉头，立时又露出笑容，客气地問：

“我們是紅軍，和你打听一下，魏家寨离这里还有多远？”

那人連忙和气地說：

“快了，快了，还有十几里路，天不黑就能赶到。可是不能翻这个山，要順大路。”

何强看了看这人，又看了看端着步枪、警惕地盯着那人的蔡家珪，便又問：

“老板，你是魏家寨的？”

那人点点头說：

“可不是么，要不是我丈母娘病得厉害，我就帶你們去了。”

何强笑着說：“哦，那你忙去吧。謝謝你。”說着，就朝蔡家珪揚手。兩個人就要走。

那人却陪着笑臉問：

“紅軍先生，請問你……这道路上走不完的紅軍，我能过去嗎？”

何强点点头說：

“能过去。”

“謝謝紅軍先生。”那人閃在小路旁邊，讓何強和蔡家瑁走過去。

何強看了那人一眼，心里一動，便停下來，指着正南方向說：“老乡，你有急事，走那邊好了，那邊沒有紅軍。”

那人連忙鞠躬陪笑地說：

“謝謝，謝謝。”

何強和蔡家瑁走得离那人遠了。蔡家瑁就朝何強說：

“何干事，我看这个人不像个好人。”

何強点点头說：“对了，这家伙油腔滑調，到象个土豪劣紳。”

蔡家瑁問：“那怎么不捉住他？”

何強笑了：“小鬼，你呀真是的。你想，一个土豪跑出来，还能沒有人保护着他？他不敢动我們，那是他怕大队听見了。其实，我們离大队远得很。你看那个家伙的神色，看他衣服里鼓鼓的，准藏着枪。我要不吓唬吓唬他呀，說不定，他倒把我們給干掉了。”

兩個人正說着，就听見一陣馬蹄声音。他們回头一看，只見四匹馬上坐着人，飞快地朝着南方的山道奔馳而去。

何強看着逃跑的人，灵机一動，說：

“他为什么不要我們走小路呢？咱們偏走小路。”

蔡家瑁說：

“对！”

何強拍拍蔡家瑁的肩膀，說：

“我們走吧。这帮土豪劣紳早晚跑不掉。”

蔡家瑁恨恨地說：“真可惜。”

何強边走边說：

“算了，正經事沒办，渡江命令沒傳達，冒冒失失打一仗，不上算啊！”

蔡家瑁不言語了。

他們在山坡小路上走着。

天要快黑下來了。蔡家珥心里有点发急，却故作鎮靜地扯着別的事。他問着何強：

“何干事，你沒有看見何医生么？”

“沒有。你見她了嗎？”

“上午見了。她躺在担架上……”

“怎么！她病啦？”何強停住脚步，着急地問。

“沒有，她快生娃娃啦！”蔡家珥笑着說。“卫生部同志說，就在這兩天生。他們还給小娃娃取了好几个名儿，你姐姐都不同意，叫我給陈政委捎个信，讓陈政委給取。”

何強一句話沒說，蔡家珥給他找話說：

“你好久沒見過她了吧？”

“在湖南龙山时候見过的。”

他們說着話，很快爬到一個高大的山頂，這山嶺岩石磊磊，陡壁重重，山下都是一望無盡的濃密叢林，而叢林中立起幾個尖尖的山峰，這山峰就象海洋里伸出的海島一樣。

何強和蔡家珥決定從山岩小道里走出去。據何強分析：這樣走雖然有些冒險，但是方向是正確的，而且可以早到目的地。

他們越過一個個的岩石，爬過一層層的山巒。何強突然雙手扒住岩石，騰身越過岩石堆，直從山坡上滑下去。

“何干事！”蔡家珥站在上邊吃驚地喊着。

“下來吧，大胆跑，沒關係，”何強說完話，又跑起來了。

“啊！”蔡家珥猶豫不定，系了系皮帶，又推了推挎包，還檢查了一下裹腿綁得緊不緊，卻又躬下腰來，瞪着何強。

蔡家珥仿佛聽到山谷深處傳來一陣回聲。這聲音說：小鬼，害怕么？

“誰說的！”蔡家珥自言自語地說。他把帽子按了按，又稍稍向